

令人嚮往的觀光聖地 ——克羅埃西亞旅遊見聞錄

郭秋慶

大約是五年前，在台北國際旅展看到了擺設「克羅埃西亞旅遊」的小專區，心中感到十分的興奮，也有點詫異，興奮的是據說那裡在南斯拉夫解體前是德國人最喜歡渡假國家之一，而詫異的是臺灣已有人將它作為旅遊地點。直到兩年前，在工作之餘即興起念頭計畫想經歷一下該令人嚮往的觀光聖地——克羅埃西亞。查尋相關旅遊的資料，得知我國和克羅埃西亞毫無關係可言，若要前往觀光，需透過第三國代為申請簽證，也就不再想這件事了。今年初，獲知克羅埃西亞給台灣免簽證的待遇，就再度引發前往該國的念頭，開始構思進出克羅埃西亞的跨國最佳行程，然而與內人商討安排行程時，她獲知已有知名的旅行社有此行程，而說服我跟著團體做旅行較為輕鬆，因此夫妻兩人便利用暑假前往。

中歐與南歐風彩交融的國家

克羅埃西亞這個風景秀麗國家，充滿中歐與南歐交融的風彩，從地圖上看，它就像一把鐮刀，握把是帕諾尼亞平原（Pannonian plan）沿著向東走，而刀柄則是第拿里山脈（Dinaric）順著向亞得里亞海伸去，其中海岸線不但曲折、多山，而且島嶼、半島與港灣眾多，里耶卡（Rijeka）、斯普利特（Split）與杜布洛尼克（Dubrovnik）都是著名的港口。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克羅埃西亞地處東歐和西歐之間，不時遭受四周強國的入侵與統治。古代羅馬人以通商與戰爭併吞沿海地區，奠定了今日亞得里亞海岸城市的基礎，像斯普利特即有戴奧克里先（Diocletian）皇宮；其後鄂圖曼土耳其進犯，克羅埃西亞人堅苦對抗，築起了不少高牆



斯、克兩國尚存留的邊界通



扎格雷布首都街景



在教堂前舞著國旗歡慶結婚



車子由渡輪載著緩緩上路

防禦，即是留存迄今的古堡；後來克羅埃西亞被併入奧地利版圖，而成為奧匈帝國的一省，亦留下巴洛克式建築。

克羅埃西亞人的先民是斯拉夫人，由北遷移到這個地方，其間與入侵的義大利人、匈牙利人以及日耳曼人通婚，在歷史與文化傳統上，與其他前斯拉夫聯邦的斯拉夫人已經有所差異。克羅埃西亞人直到晚近才得以回歸自我的認同與價值，這乃因1989年東歐的獨立運動波及到南斯拉夫聯邦之故。克羅埃西亞作為前南斯拉夫聯邦的成員，對於米洛塞維奇（S. Milošević）推動的大塞爾維亞主義深感不平。1990年5月扎格雷布（Zagreb）舉行迪納摩隊和貝爾格勒紅星隊的足球比賽時，爆發迪納摩隊與南斯拉夫警察衝突，對於迪納摩隊球迷而言，「警察」等於「聯邦」等於「塞爾維亞人」的權力象徵，所以積壓已久的反塞爾維亞情緒此時終於撲向警察，經此騷動更加促成克羅埃西亞人想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最後在1991年遂透過全民公決實現獨立建國。至於克羅埃西亞東部邊界地區以及靠近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的少數塞爾維亞人，經過5年的武裝衝突後，克羅埃西亞當局容許他們實施自治

（僅剩近20萬人），從而達成克羅埃西亞這個新興國家的和平發展。

克羅埃西亞迄今確已恢復成為觀光的聖地，因為它已從內戰走了出來，找回了自己的國家認同與身份，國家發展的目標亦相當明確，經濟明顯逐日成長。旅遊業作為克羅埃西亞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每年有超過1千萬觀光客造訪，是歐洲人最愛的渡假聖地，曾被國家地理雜誌選評最佳值得前往國家的第一名。2005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其國民生產總值已達1萬2364美元，在舊南斯拉夫聯邦各國中僅次於斯洛文尼亞，2013年即可望正式加入歐盟。

深富傳統渡假天堂的歷程

我們的「克羅埃西亞團」行程共十天，搭著中華航空的飛機直飛歐洲，睡夢醒來到了維也納，一大早下了飛機覺得當地機場有點小，遊覽車將我們一行20多人載往克羅埃西亞的途中，先在奧地利邊界小城淺嘗道地的咖啡蛋糕，而後得穿過斯洛文尼亞（Slovenia）這個國家。克羅埃西亞與斯洛文尼亞是一起從南斯拉夫聯邦獨立出

遊走於巷弄的眾多觀光客



十六湖的鴨子靜靜的遊著



渡假於山海之間的城市

來的國家，迄今約10年，兩者的邊防通關依舊，我們這批來自台灣的觀光客，是需要接受護照查驗的，即使斯洛文尼亞已經是歐洲聯盟的免簽證國家，邊防通關仍會在每個人的護照上蓋個查驗章。由於暑假期間是旅遊旺季，等待通關的觀光客較多，總得耗上半個小時，尤其是聽導遊提及剛發生中國客的跳機事件，通關檢查會較為謹慎，大家也就都靜靜地排隊接受蓋查驗章。

在斯洛文尼亞的馬里博（Maribor）邊境城享用了美味的當地午餐後，即驅車前往我們的目的地，克羅埃西亞這個建國不久的國家，當我們搭乘的遊覽車從北往南行駛，沿路看到廣泛的喀斯特地形（Karst）景特觀，石灰岩山脈清晰可見，當遊

覽車行駛到亞得里亞海岸邊，映入眼簾的盡是蔚藍海水，狹長的海岸山脈與崎嶇的島嶼，令人感到心曠神怡，渡假的心情頓時湧現，每個人也都拿起了相機開始猛拍窮照，當遊覽車到達了海港城市，我們即紛紛下車走入市區，經歷欣賞著古城巷弄，可謂牆白瓦紅，有如回到歐洲的古早情境。

雖說克羅埃西亞的國土不大，但就觀光的角度來看，它擁有六座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杜布洛尼克、普列提維切湖群（Plitvice Lakes）、特羅吉爾（Trogir）、戴克里先皇宮（Diocletian palace）、優夫洛西斯大教堂（Basilica of Euphrasian）以及旭本尼克聖雅各大教堂（Katedrala sr. Jakora）。其中杜布洛尼克是

一座古老的城堡，實在難得，雖然它在內戰期間曾遭受炮擊，一度亦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改列為瀕危遺跡，還好在情勢穩定後，聯合國和歐盟均出資援助它恢復舊觀，因而得以脫離該名單。

值得一提的是，杜布洛尼克是我們行程最南的一站，在抵達前，遊覽車須行駛穿越長約20公里的鄰國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之出海口城市涅姆（Neum），因此，杜布洛尼克可說是地理區劃的「飛地」。由於在邊界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沒有設置通關查驗，我們進出該國也就沒有特殊明顯的感覺，司機倒是特別讓我們在當地短暫停留休息拍照，說來，涅姆的人和克羅埃西亞人感覺上並沒有差別，連超市賣的東西，也看不到與克羅埃西亞的區別，或許是因涅姆當地人就是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3大族群之一的克羅埃西亞人（占14.3%），確實讓我引起好奇。因此，當我問杜布洛尼克當地導遊Singer先生，他們和前南斯拉夫聯邦的塞爾維亞或波士尼亞有何不同時，他即態度積極，急於解釋，他認為從歷史角度而言，克羅埃西亞和西歐較為密切連繫，因此，幾個世紀以來，克羅埃西亞並不

像波士尼亞、馬其頓、塞爾維亞或蒙特尼格羅（Montenegro）等幾個同屬前南斯拉夫聯邦的國家，是伊斯蘭勢力攻城掠地的場域，經歷著巴爾幹半島的動盪。

其實，克羅埃西亞之北部帕諾尼亞平原當地的人和匈牙利以及日耳曼人長期的通婚，因而帶著些日耳曼民族的風格，德語即為他們的第二語言；而南部靠海洋的達爾馬齊亞（Dalmatia）則偏向混合義大利人的血統，充滿著拉丁文化的風格，義大利語則是他們的第二語言，因此，克羅埃西亞確實可謂融合浪漫南歐和古典中歐風情的國度。

這次是我們夫妻倆首次在歐洲以旅行團的方式出遊，幸運的是同行的隊友都很友善，大家行動亦配合得宜，確實另有一番出國旅遊的感受，不過也希望未來更多國人前往克羅埃西亞舒展身心，享受當地海岸度假的樂趣，就像嚴長壽所謂「第三代」無期無為的旅遊。

（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巴黎臺灣廚娘黃素瓊信鴿書店簽書座談

2002年起長居法國的黃素瓊，在巴黎開班教授法國人臺菜料理，並經常在學校或機構的研討會等場合製作外燴自助餐，推廣臺灣美食。她從教學過程中，蒐集了法文的食譜，在法國朋友協助下集結成書，「La Cuisine Taiwanaise de Su-Chiung 廚娘素瓊」這本無心插柳之作在法國書店卻成功熱銷，於是繼續以當地人為對象，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編寫第2集法文臺菜食譜，今年10月初在法國開賣。黃素瓊計劃將來再出版兩集，然後合輯成第5集。

11月6日下午，黃素瓊趁回臺之便，在臺北信鴿法國書店舉行簽書座談，邀請聽眾讀者一起探訪臺灣料理的創意魅力，獲得熱烈迴響。

